

交通史

京漢鐵路圖

三角

京漢一線。路經數省。交通益便。行旅日繁。此圖於各站名用中西文合璧。西文地名用赤色。華文用黑色。尤爲明顯。

津浦鐵路圖

一角

津浦線爲南北往來要道。本圖詳載各站地名。道里險要。纖悉無遺。凡南北往來者。各宜購置以資檢閱。

津浦鐵路詳細全圖

三角

本圖將津浦全線所有各站名。及路線所經各省地名。山脈河流道路。皆詳細註入。站名用紅色套印。尤爲醒目。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元(1461)

History of Development of Communications

Commercial Press, Limited

All rights reserved

交通史 一冊

(每冊定價大洋肆角伍分)
(外埠酌加運費匯費)

編纂者 王 倬

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

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
商務印書館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
商務印書館

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
濟南太原開封鄭州西安南京
杭州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
商務印書分館

長沙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瀘縣
福州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
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

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

交通史

緒言

我國交通上最有光榮之歷史。遠在西歷紀元前數千年。卽已甚發達。其後亦間有所表見。今學者輒豔稱歐美各國交通之進步。尙論史事。往往數典忘祖。此最可恥之事。惟數千年來未嘗猛進。致今日瞠乎在各國之後。則不可諱言者也。

以近世之學理言之。交通事業。屬於經濟學範圍。而經濟學之基礎。觀念。爲人類之欲望。蒙昧初開之世。人類之欲望祇在求生存而已。所謂弱肉強食是也。若開化的欲望。則必以智能相尙。技術相高。故交通事業之有史可徵。自屬人類開化的之一種欲望。惟此等欲望。其初多爲國家用於政治上之一種手段。迨後始漸用於普通公衆。及至發達。遂占經濟事業經濟學術上各重要部分。惟其間各因國內之情形。以及外界之戟刺。致以漸發達。有遲速之不同耳。

我國地廣人稀。向以農立國。自給自足。故無藉域外之求。加以歷代大小戰亂。以設

險守國相尙。與便利交通之性質相反。故交通上但謀國內之無甚阻塞已足。數千年停滯不進之原因。卽未嘗由政治以移入於經濟。今則情見勢絀。急起直追。尙能於數十年中有所謂路郵電航及飛行等事業之組織。惟與各文明國較之。尙不可以道里計耳。

一覽我古代之交通史。可以自豪之點甚多。而一覽我近世之交通史。可以自愧者亦不可勝計。於前則藉爲鼓舞興趣之資。於後則藉爲策勵進行之助。至於事實上之研究。亦未嘗不可沿流溯源。爲智能技術之補苴。而要以純然求經濟上之進步爲歸。此交通史所以作也。緒言不欲多贅。今將述史。

今世編史之例。多畫分上古中世近世爲三。或更增最近世爲四。蓋循西史通例。上古史以羅馬之盛衰爲一關鍵。中世史以教皇教權皇帝帝權之變更爲一關鍵。近世史與最近世史。則由宗教勢變爲政治競爭。並由自由主義變爲帝國主義。以爲關鍵。而歐戰告終。實爲近日編史之天然結束。本史偏於交通。且置重中國方面。似可不循此例。惟今日之交通。爲世界的而非一國的。而我國交通上之沿革。亦可以

古代至南北朝。及隋至明。清至現在。爲三部之區分。與西史上古中世近世之例。略可相符。並欲舉中外各時代之交通事情。藉比較以觀其趨勢。俟他日交通史中外分編之時。再當改定。

第一編 古代交通史

本編於中國之交通。以有紀載以來至南北朝爲止。於外國之交通。以自有史以來至羅馬帝國滅亡時爲止。其中交通事業之最著者。中國以外。爲腓尼基。埃及。希臘。羅馬。諸國。其他則附及之。

第一章 中國

中國古代交通史。以講習上之便宜。可類分爲（一）交通事務之發明。（二）水上交通之沿革。（三）陸上交通之沿革。（四）國外交通。

第一節 交通事務之發明

人類知有交通之始。必首在辨別方向。計算道里。而後謀補助人力之不及。乃創舟車。又謀補助舟車之不逮。乃有通信。蓋以定交通之標準爲先。次乃爲勞力之交通。

又次爲意思之交通。固必經之程序也。

(一)方向 王希明太乙金鏡云。燧人氏占斗極而定方名。東西南北是也。故知初民時代。毫無交通之憑藉。惟有仰視天空星象。稽天而知有定方。於是遂藉爲吾人出行方向之標準。惟占視天象。倘遇陰晦。其術遂窮。於是黃帝軒轅氏乃有指南車之創製。周公更推演而造羅經。此二者。爲我交通史首放異彩之一端。蓋如歐史所稱紀元前千二百年間最著名航海者之腓尼基。亦僅知占視天象以定方向。其磁針之始。且在紀元後千餘年。而我則於彼紀元前二六八八年。卽發明指南之制。古今注云。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。蚩尤作大霧。軍士昏迷。乃作指南車以示四方。遂擒蚩尤而卽位。黃帝內傳。元女爲帝制司南車。當其前記里數。居其右。外紀黃帝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。又綱鑑云。周相成王立六卿。制禮作樂。天下大治。越裳氏重三譯來獻白雉與象。使者迷其歸路。周公錫以駟車五乘。皆爲指南之制。使者載由扶南林邑二國海際。期年而至其國。注云。車上有樓。刻仙人於其上。車雖回轉。手常指南。或曰車上用子午盤針。至於羅經。則明馮應京

月令廣義云。地里羅經立方向以測星辰天度。以針定子午爲準。其法本黃帝指南車制。周公更推廣爲之者。然則指南車之用。但得一南方以爲標準。而羅針則徧及各方矣。其後劉裕石虎並有繼作。

(二)道里 高承事物紀原云。神農度地形甄四海。東西九十萬里。南北八十一萬里。始有里數。並有記里車。山海經云。黃帝游幸天下有記里數。(其制以木人執槌。行路一里。擊鼓一槌。)道路有記里堆。淮南子云。道路之記。自陶唐氏始。徐炬事物原始云。銅表古時用以記里數者。魏文帝曾於每一里間置一銅表。長二尺。以志里數。後人卽爲石刻。如云某處往東南某處往西北是也。意必神農時創爲之。黃帝時改良之。陶唐氏魏文帝等時復推廣之也。

(三)舟及附具 世本云。古者觀落葉因以爲舟。淮南子云。古人見窾木浮而作舟。易繫辭云。伏羲氏剡木爲舟。剡木爲楫。物原云。遂人氏以瓠濟水。伏羲氏始乘桴。世本云。共鼓貨狄作舟。(並黃帝臣)墨子云。巧倕作舟。又棄作舟。山海經云。番禺始爲舟。呂氏春秋云。虞姁作舟。束皙發蒙記云。伯益作舟。拾遺記云。軒轅變乘桴。

以造舟楫。按桴卽筏也。卽今竹木之筏。要之未有舟楫之先。必觀落葉窾木而有悟。繼則試之以瓠。又繼則剝獨木爲舟。或編木爲筏。更進而駢木以製成舟製。故其間名稱不一。造之者亦不一其人。度必種種改良。而始有舟之形式也。又物原云。顓頊作篙槳。帝嚳作柁櫓。堯作維牽。夏禹作柁。象鯨魚加以蓬碇帆檣。伍員作樓船。則舟之附具。亦經種種改良矣。

(四)車及附具 物原云。伏羲氏始乘牛馬。而制羈縻鞭杖。軒轅氏作輓輅。少昊制牛車。路史云。軒轅氏作於空桑之北。紹物開智。見轉風之蓬不已者。於是制乘車。橫木爲軒。直木爲轅。以尊太上。故曰軒轅氏。綱鑑云。黃帝臣邑夷。法北斗之周旋。作大輅以行四方。世本云。黃帝之臣胙作服牛。相土作乘馬。禹時奚仲制馬車。而造鞍的勒。駕六馬。又云。陶唐氏制彤車乘白馬。則馬駕之初。逸雅云。御者坐中。執御者育。然也。呂氏春秋。韓哀作御。綜上言之。太古未有車制之先。陸行而求代力。必以所牧之牛馬易馴。而羈縻鞭杖以乘之。不必趙武靈王時始習騎射也。其後悟轉風之蓬而作車。而服牛。而乘馬。必貴爲君上者用以示異於臣下。所謂

以尊太上也。又後則士庶亦可乘駕。於是乃有車之文飾。及牛馬多寡之數。以爲區別。而示等差。故書言肇牽車牛服遠賈。則古代所最賤視之商人。亦可乘車載物矣。惟漢高有賈人不得乘車之制。孝惠高后時始廢此制。此外則并用車爲戰具。故綜言之。有乘車兵車田車之三種。至車之外。又有所謂輦與轎者。則物原云。夏禹始輦。司馬法云。夏后氏謂輦曰余車。殷曰胡奴車。周曰輜車。夏后氏二十人而輦。殷十八人。周十五人。六典注云。古謂人牽爲輦。秦始皇去其輪。而人舁之。漢爲人君之乘。蓋三代人主乘車。皆負以馬。故曰輅車乘馬。惟桀用人輦。謂爲不道。秦漢時猶未及臣下也。惟後漢井丹傳云。陰就左右進輦。丹笑謂桀駕人車卽此。始爲常人所用。又河渠書云。禹山行卽橋。說文山行乘輦。或作輅。山家清事云。禹山行乘輅。漢南粵王興輪過嶺。稗編云。古稱肩輿腰輿版輿兜子。卽今轎也。物原高祖始作兜。按轎有平聲。轎亦有居廟切之音。禮記奉席如橋衡。言其平也。則轎轎榻輦。當爲一物。至於車轎等之附具。則有華蓋曲蓋幟簾茵等物。大戴禮云。路車蓋圓以象天。風俗通云。黃帝戰蚩尤。有五色雲氣止帝車。因作華蓋。武王伐

紂大風折蓋遂爲曲蓋。魏武與楊彪書云：「四望通幃，物原云：『簾乃車上轎上之竹簾，用以障塵者。』始於周時，釋名云：『文茵，車中所坐也。用虎皮爲之。』毛詩云：『文茵暢轂。』四者皆附具也。」

(五)騎及附具 六經無騎字。世遂謂騎始於六國。然詩云：『古公亶父，來朝走馬。』馬而言走，則必單騎可知。日知錄曾有是言。又四書中有『滕文公好馳馬』及『孟之反策其馬』。子華之乘肥馬，子路之願車馬，夫子曰：『吾猶及有馬者，借人乘之。』然則自殷以來，卽有騎馬之法。故毛西河亦有六經無髭髯字，不得謂漢後人始生髭髯之誚也。且鞍的勒，造於禹時之奚仲。古人若不單騎，何需此物。至蘇秦所謂車千乘，騎萬匹者，則騎戰始於六國時耳。至騎之附具，則初學記云：『鞭策筆皆馬搯之名。』說文：『鞭，驅也。』古者用革，故文從革。後以竹代革，故策筆二文並從竹。又西京雜記云：『漢武帝時，身毒國獻白光琉璃鞍。』自是始盛飾鞍馬。彫鏤又釋名：『轡，拂也。』牽引拂戾以制馬也。初學記云：『轡之爲飾，有銜勒鑣羈韁鞚之類。銜在口，勒絡頭，鑣歛口，羈持制之，韁繫之，使不出疆限。』亦曰勒。鞚，控制之也。又稗編云：『繫腹帶曰』

鏤膺。說文云。羈馬鞍具也。卓氏藻林云。羈以絡馬之頭。馬以糾其足。今所謂前鞦後鞦。正字云。鐙馬鞍兩旁足所踏也。

(六)通信 通信最古之機關。當求之周制。夏官太僕有所謂遽令者。鄭注謂郵驛上下程品。又曰遽傳也。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鬪者。至於驛程。則古以三十里爲一舍。左傳退一舍而原降是也。周禮遺人。三十里有宿。宿有路室。路室有委。五十里有市。市有候館。迨漢自鄭莊置驛卽候館之遺事。六書故云。以車曰傳。以馬曰驛。玉海云。郡國朝宿之舍。在京者謂之邸。郵騎傳遞之館。在四方者謂之驛。風俗通云。漢改郵爲置。置者度其遠近之間以置之。要之孟子云。德之流行。速於置郵而傳命。古者置郵。當必止於傳命。民間通問。當必專使如蘧伯玉使人於孔子之類。至於書信往還。則楊慎外集云。古人與朋儕往來。以漆板代書帖。二板相合。紙封其隙。故曰簡板。或云尺牘。此爲封書之法。春秋時有子產寓書於子西。叔向貽書於子產。戰國時魯連曾以書下聊城等事。則通信當始於周時。故蔡邕獨斷云。相見無期。惟是書疏可以當面也。又史記倉公傳贊。稱緹縈通尺牘。漢書云。谷子

雲便於筆札。則以尺牘爲一種文藝。又始於書矣。

(七)道路橋梁 道路之修治以周爲始。周禮合方氏掌達天下之道路。又遂人云。夫間有遂。遂上有徑。十夫有溝。溝上有畛。百夫有洫。洫上有涂。千夫有澮。澮上有道。萬夫有川。川上有路。以達於畿。蓋遂溝洫澮。所以通水於川。而徑畛涂道路。所以通車徒於國都。徑容牛馬。畛容大車。涂容乘車一軌。道容二軌。路容三軌也。又匠人云。營國中九經九緯。經塗九軌。鄭注謂國中城內也。經緯之塗皆容九軌。軌謂轍廣。詩云周道如砥。國語云周制列樹以表道。立鄙食以守道路。而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。時祭祀則率其屬修除。此皆可證周制之始置重於路政也。橋梁之始。則拾遺記云。舜命禹疏川奠嶽。濟巨海。則鼉鼉以爲橋梁。紀年云。周穆王大起九師。東至九江。架鼉鼉爲梁。周禮司險。知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。註謂以橋梁通之。大抵自舜至周。止有浮橋。所謂造舟爲梁也。卽史記所謂秦昭王四十九年初作河橋。亦係浮橋。惟徒杠輿梁。已有其制。而國策亦有豫壤伏橋下。趙襄子馬驚。及蘇子所謂徵生期婦人於梁下。水至抱梁柱而死等事。則知橋梁之作。

周時雖有。而未多見。至戰國時始漸表見。而黃圖有云。秦始皇造渭橋。鐵斂重不能移。刻石人象孟賁祭之乃移。則爲巨大橋工之始。初學記云。秦造渭橋及橫橋。漢作便橋。並跨渭以木爲梁。漢又作霸橋。以石爲梁。則又木橋進爲石橋之始。

(八)城及長城 城所以限制交通者。然亦爲要道所經。路史云。土城始於伏羲。石城始於神農。淮南子云。鯀作九仞之城。周書作雒解云。周公作大邑。立城方千六百二十丈。郭方七十二里。至於長城。則春秋有楚方城。在葉縣。南北數百里。戰國時齊閔王築防。緣黃河經泰山千餘里。至琅玕臺入海。魏龍賈築長城。自華州過渭濱洛水東岸向北以備秦。韓於陽武。趙於中山。亦均有長城。而北邊長城之始。則先有秦宣太后及魏惠王趙武靈王燕將秦開等備胡所築。迨始皇滅六國後。乃使蒙恬將十萬衆北擊胡。因邊山險。塹谿谷。可繕者治之。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。以其土色紫。故名紫塞。此後歷漢魏北齊周隋代有興繕。

第二節 水上交通之沿革

國古代之水上交通。犖犖可舉者。以禹之治水而通貢道。厥功爲最偉。此外則吳

城刊溝。爲南北大運河之嚆矢。秦漢河渠漕運。爲後世水利通運之先聲。類多可紀。而沿海交通。亦起於此時。茲分言之。

(一) 禹之治水通貢製圖及黃河之沿革 堯時洪水汎溢。貢道阻塞。其時正西歷紀元前二千三百五十餘年。挪亞方舟一族避水爲人類初祖之時也。觀尙書載其功成報告之書。弁之以貢。而末復有五百里甸服至三百里蠻。二百里流及東漸西被。朔南暨。聲教訖於四海等語。其爲大通貢道無疑。當堯命治水。佐之者內而百僚。外而羣牧。並有其人。而禹自言暨益暨稷。則必三人同行。無時或離可知。此外如韋昭云。共工從孫爲四岳之官。掌帥諸侯。助禹治水。殷本紀云。禹皋陶久勞於外。四瀆已修。萬民乃有居。是皋陶亦佐禹。呂刑云。乃命三后。伯益降典。禹平水土。稷降播種。是伯夷亦佐禹。蓋益主焚刊。稷主播種。伯夷主秩祀。皋陶主象刑。偕禹循行天下。而四岳倡率九牧。各擇州內諸侯之賢能者。賦功屬役以令之。事有專司。責無旁貸。所以能八年而底績也。

禹當治水着手之先。必首計畫。次有相度。又次有規程。所謂計畫者。如此處如何

施治。彼處如何施治。工役計用若干。並使佐己之人如何分治。先已成竹在胸。故篇首卽言禹敷土。敷土者卽分布九州之土而計畫是也。所謂相度者。則彼時平地盡爲流潦。鮮有陸路。勢必登陟山丘。斬伐林木。（材木亦可供治水之需。故刊）從高處觀望。敢當着手。亦猶今日興工。必有測勘。故篇首續言隨山刊木是也。治水必先定其若者爲高山。若者爲大川。而後因勢利導。規其次第。程其時日。以實行工事。故再揭之以奠高山大川是也。

至其工事實行之次第。則首冀州。次兗州。次青州。次徐州。次揚州。次荊州。次豫州。次梁州。最後則雍州。所以然者。必先由水患最甚之區及低處着手。而後及於高原故也。冀州爲堯都之地。堯都平陽。卽今山西臨汾縣西南之平陽故城。時水患以河爲甚。故先河。次江。次淮。河行冀兗爲多。而青徐係其下流。四州治而河平矣。至於豫雍。雖亦近河。因其下流已治。卽可稍緩。故繼此卽治江淮。次揚。次荊。所以治淮也。江淮之下流亦治。於是乃治江淮之上流。豫則淮之上流。梁則江之上流。而雍地最高。獨爲河之上流。故治之最後。及其成功。復使九州之牧貢金。象所圖

物。著之於鼎。卽左傳所謂貢金九牧。鑄鼎象物也。此又爲中國自製地圖之始。後此代有製作。類以禹貢圖爲本。今舉當時九州地境如次。

冀州 經不言冀州之境界。則其四至。以他州定之。西南皆距河。東以河與兗分。北東則踰塞至陰山。以迄遼河。

兗州 經云濟河惟兗州。則以濟水與河水之間爲兗。濟水今黃河下游所經是也。

青州 經云海岱惟青州。則東北距海。西南距岱是也。岱卽今泰山。

徐州 經云海岱及淮惟徐州。則東至海。北至岱。南及淮是也。

揚州 經云淮海惟揚州。則北據淮。南距海。所謂距海。地盡南海。皆揚土也。

荊州 經云荆及衡陽惟荊州。則北據荊山。（地志荊山在南郡臨沮縣）南及

衡山之南。以衡南無有名山大川可記。故曰衡陽以概之也。

豫州 經云荆河惟豫州。則西南至荆。北距河水是也。

梁州 經云華陽黑水惟梁州。則東據華山之南。西距黑水是也。黑水卽今瀘

水。四川瀘州縣治。

雍州 經云黑水西河惟雍州。則西距黑水。東據河是也。河在雍州之東。而謂之西河者。以冀州之西界言之。子夏退老於西河卽此地。

至禹河故道及其遷徙則據清胡渭所著禹貢錐指。以今通用地圖參證之。而得其沿革大略如次更附圖於後。

(甲)禹河故道 自今河南之陽武縣西北。經濬縣西北。內黃縣西。臨漳縣南。合於今之老漳河。復經直隸之青縣。靜海縣。天津縣。由大沽口入海。如圖

(禹)

(乙)周定王五年。初徙河道。自今河南之陽武縣西北。由濬縣之南。改道。經滑縣北。山東之濮。范。唐。邑等縣。由大沽口入海。如圖(周)

(丙)王莽建國三年。再徙河道。自今河南之陽武縣西北。仍由濬縣南。滑縣及山東之濮。范等縣北。改由高唐縣西。平原縣東。於樂陵。商河兩縣之間。東流入海。如圖(漢)